

淵雅堂全集

(清)王芑孫 著 王義勝 整理

上

廣陵書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江蘇省『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清)王芑孫 著 王義勝 整理



廣陵書社

淵雅堂全集

上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淵雅堂全集 /（清）王芑孫著；王義勝整理．—揚州：廣陵書社，2017.6
ISBN 978-7-5554-0770-6

I. ①淵…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雜著—中國—清代 IV. ①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28606號



書名	淵雅堂全集		
著者	（清）王芑孫著 王義勝整理		
責任編輯	胡珍 李潔 張敏 王志娟		
出版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刷	無錫市極光印務有限公司		
裝訂	無錫市西新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張	38.875		
字數	9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54-0770-6		
定價	260.00 圓（全貳冊）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鐵夫廿七歲小像

靈石何道生書



吳昌碩畫

癯于野鶴勁于竹眼光射
人心氣足撐腸拄腹五千
軸少乖何必美如玉白描
淡寫神仙骨龍眠手中紙
一幅傳世預留真面目文
成坐看人爭讀李杜生前
無此福

遂寧張問陶



楊亦三十七歲小像 星珩



楊如山人初集告成祇為寫照於所以當
題序乾隆辛亥秋八月錄炳泰圖

伊人青雲姿，鐵面道氣益。晏嬰不六尺，清癯出侗儻。
孤松耿山寒，瘦鵲破秋爽。晶晶兩眸子，遠矚巖電晃。
吾交湖海士，拜此十年長。媚學耻膚受，立身不尺枉。
矯俗勵清狂，推心見忠諫。文章特其餘，浩浩無北垵。
此皆畫所遺，丹青不能仿。如第以貌論，子羽在吾黨。
和者況舉肥之子，孰心賞索君形骸外。儕輩殆無兩，
作詩補頽豪。知言聊拊掌。

乾隆甲寅三月廿日大庾李如筠



楊甫先生四十七歲小像

金壇錢泳題



錫山華冠寫



識高於頂智過其軀此王公孫之材
而渺小丈夫其文能動
天子而為有司之所黜其行不媿古
人而為時俗之所嫉或曰君曷少自
貶焉而君弗屑也烏乎此鐵夫之所
以為鐵也

南城曾燠讚

惺齋先生五十七歲小像

江沅篆



剛峯之剛非厓之乖古有其人舉
世非出字曰表德坦然勿疑猗嗟
鐵夫自命何如謂可悔耶義有和
扶謂无咎耶子曰無徒錯己莫鑄
躍果非祥今其衰矣聊善而藏一
邛一竺一我相將

楞伽山人自讚

棣華溪居士錢泳書

前言

王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後更號惕甫，又號楞伽山人、樗隱老人、老鐵等。清蘇州府長洲縣人。生於清乾隆二十年乙亥，歿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壽六十三。出身於蘇州名門望族，其十世祖爲明代正德間內閣大學士王鏊。王鏊不僅爲名臣，亦爲當時文壇領袖，蜚聲遐邇。入清，因家族抗拒清廷，不予合作，故家道迅速中落。至芑孫，其曾祖纘、祖世琪，皆任安徽宣城、歙縣教諭，官微祿薄，糊口亦難。其父寅熙，諸生，一生賦閒。故芑孫出生時，其家境寒貧之況，可以想見。其胞弟桐孫於鄉試時病卒，有詩弔之，句云：『到死曾無新襪履，有生何用好文辭。』足以佐證。故芑孫長於如此有聲望然又如此窮困之家庭，其重振家門之望，日臻強烈。在清代，所謂功名發達，在於仕途，仕途之始，又在於科舉。芑孫自幼聰穎，於文字頗有天賦，又勤奮讀書，得科舉似是囊中物。然命途乖舛，竟『歷十一試，無所知名』。十一試，自二十三歲乾隆四十二年始，至四十五歲嘉慶四年止，歷二十二年而此望未泯。本來，芑孫未舉鄉試，無法會試，然因其詩文名滿天下，乾隆召賜舉人，方與會試。乾隆四十九年，芑孫三十歲時，續娶蘇州才女曹貞秀，適其外父曹銳以謁選京師，婚後便

攜眷與之同行，亦爲屢試屢蹟，不得已欲另謀出路。自此，長達十數年異鄉客居生涯始。所謂客居，乃寄於大官僚之檐下，有事輒代爲捉刀，或代爲其他文事而已。其屈辱況味，自不待說。其間，雖得乾隆召賜舉人，得與會試，然仍屢試屢蹟。至乾隆五十七年三十八歲時，補咸安宮教習。嘉慶元年四十二歲，選授華亭教諭。在華亭教諭任上，又一次赴京會試，又第十一次落榜，芑孫終於心灰意冷，自認『摧撞自隳，亦既無志于時矣』。次年，適父卒，以憂解華亭教諭職，居家守制。嘉慶六年期滿，應摯友曾燠邀，主講儀徵樂儀書院。嘉慶十二年，因曾燠擢官，芑孫辭講席歸里，從此家居著述畢生。終芑孫一生爲不幸，歷十一試，無所知名，其受打擊之巨，常人所難想象。而其振興家門之望，終成奢望。其晚年雖生計有所好轉，亦見爲族事捐輸，然總述其生平，不啻『貧困潦倒』四字而已。然芑孫一生，又爲有幸，其於江南、京師，所結交有文之士，皆當代俊傑。尤其絕意科舉之後，主講樂儀書院，與朋儕詩文相酬切磋，殆無虛日。又居家著述期間，與松江、青浦諸賢及晚輩，過從甚密，親如家人，皆使其詩文得以愈益洗滌瑰麗，且具平民性，終成乾嘉一代名家。下分別就《淵雅堂全集》之詩、文及外集試簡論之。

芑孫之詩，正如其《編年詩藁》自序所云：『芑孫學詩先于制舉業，而性好之，不自覺。稱詩最早，而要之實未甚措力。』芑孫少有靈性，與詩若有契焉，在家庭耳濡目染之下，無師自通，十二三歲即自能作詩。及長，博覽群家，而不專一家，兼收並蓄，各取其長。自序曰：『詩其取徑亦屢變，而要于並世人中，則柴立而莫與屬，亦孤行而莫之從』。力求詩有一己之風格，加之長期在京師閱歷，

豐富見識，故其作品往往洗滌瑰麗，終成一代大家。芭孫詩，在其生年，即好評如潮。如鐵保曰：『鐵夫之爲人如其詩，崢嶸傲岸，無一字寄人籬落下；而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又如秦瀛曰：『鐵夫之詩不必盡宗杜，又時時有緣情綺靡之作，而其五言古詩，瀏漓頓挫，固已直逼杜陵。』又如詹應甲詩《長調東王鐵夫》曰：『王郎意氣最雄邁，矯如鵬鸞風中騫。』然當時亦有以芭孫窮極潦倒之遭遇，評其詩爲『郊、島』之流。如青浦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曰：『惕甫詩癯然以瘦，戛然以清，亦縝密以栗。蓋上溯杜、韓，而實出入於郊、島間。』此說芭孫雖學『韓、杜』，然學未成，反似『郊、島』。『郊、島』，孟郊、賈島也。宋蘇軾稱其『郊寒島瘦』者，雖其詩多有好句，但後人評價不高，主因在於喜述寫其一己窮愁之苦，至於極端。如孟郊之『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東坡惡之，甚至於《讀孟郊詩二首》云：『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然而，芭孫之詩盍似『郊、島』乎？芭孫詩確有述寫其窮愁之篇，因其有此遭遇，必以詩句出之，然『郊、島』性情孤僻寒酸，芭孫性情豪放豁達。詩以性情爲根柢，故雖有同樣遭遇者，若性情不同，其詩境必亦大相徑庭。茲以芭孫詩證之。《出塞至熱河雜述十首》：『關形懸度絕，山勢塞空來。沙氣晃殘日，風聲搏怒雷。』『三更經鞏確，一路總潺湲。星墮鞭梢樹，雲輕衣上山。』何等雄壯而又婉麗！《馬蘭帥府雜題十首》：『戰迹遺秦漢，民風雜薊遼。馬駝通絕域，鼙鼓送前朝。』依山孤築堡，無縣自爲城。白麵兼砂煮，紅糧帶石耕。』何等遼遠而又氣派！《出塞》：『荒草淒迷餘舊壘，斜陽斷續見新邨。山懸細路纔通馬，磧有危簾欲掛猿。』何等自然而又勁健！《除夕書意》：『一笑人生

矢注弦，修短隨化皆流泉。得爲後死豈非幸，援筆更寫其人傳。韓杜從來未六十，太白東坡未登七。吾此居然五十六，壽逾王粲兼王弼。好作逍遙物外人，嚮來憂樂不須論。『何等豁達而又沖淡！凡此種種，不能一一例舉，然足以證芑孫詩之意境，絕非『郊、島』所能出也。而王昶輩何以有此一評？或緣讀芑孫詩未能盡然故也。』即從區區例句，已不難讀得，芑孫詩，無論語言、意境，都有與詩聖杜甫極爲相似處。當時如秦瀛、張維屏等諸多學者，皆以爲芑孫詩深得杜甫精髓。秦之語已見上，張云：『王鐵夫《秋懷十二首》，學杜而能得其神骨。』而當代如陸駿先生、黃仲舒先生等研究王芑孫著作之學者，亦以爲然。然杜甫，千古而下，無人可仰其項背。故義勝曰：『芑孫近杜，則庶幾矣。』清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即公元一八二〇年，某日，在蘇州楞伽山王芑孫墓前，芑孫之弟子欽吉堂，祭掃之後，又焚燼自己刻印之詩藁，以示追念。一位學者、詩人、師長，能得到弟子如此深情隆重之祭奠，不正說明其學識、作品、人格之豐偉不朽歟！

次論其文。芑孫《詹鱗飛獨繭詩鈔序》一文曰：『事則師古，辭由己出。』此亦正道出芑孫馭文之操柄也。當乾嘉之世，文章往往用以求官牟利，故文風輕浮虛巧、靡麗不實，去古之道遠矣。芑孫對此深惡之，故力主古文。所謂古文，是文章必合符古之醇厚、古之義法者也。醇厚，即以民生爲本；義法，即文章之作法，『義』即所謂『言有物』，『法』即『言有序』。『義』『法』兩者在文章中互爲經緯，一氣呵成，淋漓盡致。在芑孫前，已有方望溪倡導古文，並逐漸形成後人所謂桐城派。然其影響在江南畢竟有限，芑孫獨與桐城傳人姚姬傳肅相契，蓋心心相印故也。而姬傳長芑孫二

十四歲，不以前輩自居，極力推獎芑孫詩文，視其已承傳並超越史所公認的古文大家歸震川。姬傳致函芑孫曰：『故文家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于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此足見兩位古文家之心跡也。芑孫對古文之旨，身體力行，專一醇厚，故其行文之間，極具平民性。《未定藁》卷九《華亭二布衣傳》可謂典型。二布衣之一吳鈞，其曾大父在清初有詩名，故爲一書香門第之後。鈞天資聰穎，天文、勾股、金石、刻印無不通，而尤好爲詩古文辭。其性介潔，不隨俗，以教蒙童爲生計，貧困潦倒，居陋巷中，塹垣塌井，卻處之浩然，從不受人一錢，最後竟至窮死。然如此之人，生前所關心者，卻是鄉土文獻之軼失。華亭本是文淵之地，自古以來，代有聞人，更不乏文章、氣節、翰墨能映照一世之士。然於文化衰絕之世，其著作漸行湮滅。而鈞心念之，常『日曳敝履，蹢躅閭巷間』，欲搜集訪尋前輩遺著，彙成一書，以存鄉土掌故，惜未及成而遽卒。二布衣另一翁春，不知其家世，自幼與母居城外，種菜以售度日，故亦極貧之人也。然亦天資聰穎，未得讀書，過里塾門，聽塾師教習之聲，輒不忘。久之，竟無師自通，能讀書寫字，又能代蒙童背誦課文，里中大誇詫。並得縣貢生姚培謙、文人沈大成等愛矚，更教之讀，周濟生計，春遂能詩。及長，性耿介傲岸，不欲結交官僚權貴。大學士劉墉督學華亭，聞其人，欲見之，而春拒之。芑孫任華亭教諭，曾三往拜見之，而春僅見一次而已，更不回拜。其人如此，或可見其性情也。芑孫爲欽善《吉堂文藁》所作題文曰：『吉堂，畸人也，亦異才也。』畸

人，即獨立特行之人，超塵脫俗之人。然畸人兼之異才，則往往因不合於時而不爲世用，窮極潦倒，終其一生。吳鈞、翁春、欽吉堂，皆畸人兼之異才也，而芑孫本人亦然。芑孫之十世祖，乃明季大學士王鏊，是一閥閱門第。至芑孫，卻是一貧如洗。然芑孫以高貴之風骨，燦爛之文華，傲視權貴，同情畸人。《華亭二布衣傳》之結句曰：『烏虜！士大夫以仕宦爲賢，而節概多存于窮巷掘門槁死之士。此余所爲拳拳于二布衣也。』此即芑孫文章之平民性，亦即今人閱讀之要訣也。

再論其外集。外集凡四種：曰《瑤想詞》，曰《讀賦卮言》，曰《寫韻軒小藁》，曰《波餘遺藁》。芑孫向不爲詞。所謂詞者，詩餘也。而於芑孫，卻真正是於詩之餘而偶爲之。讀沈清瑞之題詞，知其消寒之暇，遊戲文字，而結此《瑤想詞》集。其時爲乾隆四十七年，即芑孫二十八歲。此後，再不見有詞作，故此爲僅見者也。

詞賦一體，始於戰國，盛於漢唐，爲更古於近體詩、詞曲之文體。其於結構、鋪排、駢儷、音韻等，作者必有極高之造詣，方能爲之。而芑孫於此獨有天賦，嘗謂：『芑孫於古文，學之而不敢爲；於詞賦，則不學而敢爲之。』然又『自中歲不言詞賦』，而專致力於詩及古文。故芑孫之取捨亦明。《讀賦卮言》乃其早年之作，述詞賦之心得，今人詹杭倫、林振興等學者有專著論之。據其門生汪榮光序，知芑孫（晚歲）偶自篋中檢得……自謂此學久荒，記性非昔，不復更爲增訂……而命門人重錄以付諸梓。然芑孫中年後，於詞賦之不經心，亦於此見矣。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鳳皇于飛，翩翩其羽。』此述夫妻恩愛之倫，亦爲芑孫與其